

傷寒論輯義

十

傷寒論輯義卷六

東都 丹波元簡廉夫 學

辨厥陰病脉證并治

331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

或下之利不止。

玉函食則上有甚者二字利不止作不
肯止脉經千金翼並同无食則之食

程

厥陰者。兩陰交盡。陰之極也。極則逆。逆固厥。其病多自

下而上。所以厥陰受寒。則雷龍之火。逆而上奔。撞心而動

心火。心火受觸。則上焦俱擾。是以消渴。而心煩疼。胃虛而

不能食也。食則吐。或則胃中自冷可知。以此句結前證。見

爲厥陰自病之寒。非傳熱也。且以見烏梅丸爲厥陰之主。

方不但治蛇宜之。蓋肝脉中行通心肺。上巔故無自見之證。見之中上二焦其厥利發熱則厥陰之本證。胃虛藏寒。

下之則上熱未除。下寒益甚。故利不止。錢邪入厥陰。則陰

邪自下。迫陽于上。故氣上撞心。心中疼熱而消渴也。消渴而

者飲水多而渴不止也。陰中之陽受迫而在上。故消渴而

胃覺飢。然終是陰邪。所以不欲食。客熱尚不殺穀。况陰邪

乎。即使強食。陰邪不能腐化。濕熱鬱蒸。頃刻化而爲蛇。隨

陰氣之上逆。故吐蛇也。若不知而以苦寒誤下之。則胃陽

敗絕。真陽下脫。故利不止也。舒按此條陰陽雜錯之證也。

消渴者。鬲有熱也。厥陰邪氣上逆。故上撞心。疼熱者。熱甚

也。心中疼熱。陽熱在上也。飢而不欲食者。陰寒在胃也。強與之食。亦不能納。必與飢蛻俱出。故食則吐蛻也。此證上熱下寒。若因上熱誤下之。則上熱未必即去。而下寒必更甚。故利不止也。**張**_張**卿**_子曰。嘗見厥陰消渴數證。舌盡

紅赤厥冷脉微渴甚。服白虎黃連等湯皆不救。蓋厥陰消渴。皆是寒熱錯雜之邪。非純陽亢熱之證。豈白虎黃連等藥所能治乎。鑑此條。總言厥陰爲病之大綱也。厥陰者。爲

陰盡陽生之藏。與少陽爲表裏者也。邪至其經。從陰化寒。
從陽化熱。故其爲病。陰陽錯雜。寒熱混淆也。

楊氏活人總括云。張氏有言。厥陰爲病。消渴。氣上衝心。

332

飢不欲食。食卽吐。或吐或旣出於胃冷。役有消渴之證。何哉。蓋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虛寒無熱耳。設或大便鞭結。是亦蘊毒使然。又不可指爲燥糞。但用生料理中湯。加大黃。入蜜以利之。白朮乾薑。所以輔大黃也。案六書加

味理中飲本于此說當攷。

厥陰中風。脉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

王函千金翼。脉上有其字。

鑑

厥陰中風。該傷寒而言也。脉微。厥陰脉也。浮。表陽脉也。

厥陰之病。旣得陽浮之脉。是其邪已還於表。故爲欲愈也。不浮則沈。沈裏陰脉也。是其邪仍在於裏。故爲未愈也。錫

王良能曰。陽病得陰脉者死。不浮未必即是陰脉。故止未

愈。不曰沈而曰不浮。下字極活。張案仲景三陰皆有中風。

然但言欲愈之脉。而未及於證治者。以風爲陽邪。陰經之中。得風氣流動。反爲欲愈之機。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王函千金翼。作從丑盡卯。

錫少陽旺于寅卯。從丑至卯陰盡而陽生也。厥陰病解于

此時者。中見少陽之化也。徐旭升曰。三陽解時。在三陽旺時而解。三陰解時。亦從三陽旺時而解。傷寒以生陽爲主也。

渴

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

王函千金翼。愈上有即字。喻本程本錢本魏本並無

程厥陰之見上熱。由陰極於下。而陽阻於上。陰陽不相順接。使然。非少陰水來剋火。亡陽於外者比。寒涼不可犯。下焦而不妨濟上焦。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使陽神得以下通。而復不犯。及中下二焦。亦陰陽交接之一法也。

案成氏以降。以渴欲飲水爲陽回氣煖。欲解之佳兆。殊不知消渴。乃厥陰中之一證。特柯氏註云。水能生木。能制火。故厥陰消渴最宜之。是也。蓋曰。愈者。非厥陰病愈之義。僅是渴之一證。得水而愈也。汪氏引武陵陳氏辨篇首消渴。與此條之消渴不同。竟不免牽強耳。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家亦然。

錫諸病而凡四逆厥者。俱屬陰寒之證。故不可下。然不特

厥逆爲不可下。即凡屬虛家。而不厥逆者。亦不可下也。

張均衛曰。虛家傷寒。未必盡皆厥逆。恐止知厥逆爲不可下。

而不知虛家雖不厥逆。亦不可下。故併及之。

汪仲景於後

條。雖云熟厥者應下之。然方其逆厥之時。下之一法。不輕

試也。諸字是該下文諸厥之條而言。虛家亦然者。言人於

未病之前。氣血本虛家也。

案玉函。從此條以下至篇末。別爲一篇。題曰辨厥利嘔
噦病形證治第十。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

成陰氣勝則厥逆而利。陽氣復則發熱。利必自止。見厥則陰氣還勝。而復利也。張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言傷寒表證罷。先見厥利。而後發熱。非陰證始病。便見厥利也。先厥後發熱。而利必自止。乃厥陰之常候。下文見厥復利。乃預爲防變之辭。設厥利止。而熱不已。反見咽痛喉痺。或便膿血。又爲陽熱有餘之證矣。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爲除中。原注一云消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日脉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午前

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脉之而脉數其熱不罷者此爲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食以索餅千金翼作
食之黍餅後日脉之成本玉函作後三日脉之玉函无所以然以下三十八字

錢自始發熱至夜半愈是上半截原文所以然者至必發癰膿止乃仲景自爲註脚也但厥反九日而利句下疑脫復發熱三日利止七字不然如何下文有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二句且所以然句下云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是明明說出其爲脱落無疑矣然何以知其爲復發熱利止乎上條云先厥後發熱利必自止况自食索餅後並不言利是以知其復發熱而利止

也。言始初邪入厥陰而發熱者六日。熱後厥者九日。是發
熱止六日。而厥反九日。厥多于熱者三日矣。故寒邪在裏
而下利也。厥後復發熱三日。利必自止。大凡厥冷下利者。
因寒邪傷胃。脾不能散精以達于四肢。四肢不能稟氣于
胃而厥。厥則中氣已寒。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似乎胃氣
已回。但恐爲下文之除中。則胃陽欲絕。中氣將除。胃中垂
絕之虛陽復餗。暫開而將必復閉。未可知也。姑且食以索
餅。索餅者。疑即今之條子麵。及饊子之類。取其易化也。食
後不停滯而發熱。則知已能消穀。胃氣無損而尚在其病
爲必愈也。何也。恐其後發之暴熱暫來。出而復去。故也。食

後三日脉之而厥後之熱續在者。即期之明日夜半愈所
以然者。以其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計後三日續發之熱。
又三日。并前六日亦爲九日。與厥相應。爲陰陽相均。勝復
之氣當和。故期之旦日夜半。陰極陽回之候。其病當愈。
謂厥陰欲解時。自丑至卯上也。所謂後三日脉之。其熱續所
在。爲陰陽相當而愈。則其熱當止矣。若脉仍數。而其熱不
罷者。此爲熱氣有餘。陽邪太過。隨其蘊蓄之處。必發癰膿
也。
汪 即來復驟去者。此胃中真氣得食。而盡泄於外。即名
除中。而必死矣。
魏 食索餅以試之。若發熱者。何以知其胃
氣亡。則此熱乃暴來出而復去之熱也。即如脉暴出者。知

其必死之義也。陰已盛極于內。孤陽外走出而離陰。忽得暴熱。此頃刻而不救之證也。凡仲景言日。皆約畧之辭。如此九日之說。亦未可拘。總以熱與厥較。其均平耳。如熱七八日。厥七八日。亦可。熱五六日。厥五六日。俱可。不過較量其陰陽盛衰。非定謂必熱九日。厥九日。方可驗準也。

柯發

癰腫。是陽邪外溢于形身。俗所云傷寒留毒者。是也。

案金鑑云。不發熱之不字。當是若字。若是不字。即是除中。何以下接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之文也。蓋二恐字。皆疑爲除中而下之。若是發熱。則不可更言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此說不可從。

案方云。索當作素。謂以素常所食之餅餌飼之。一說無

肉曰素。志聰云。索餅。麥餅也。此說非也。劉熙釋名云。餅并也。溲麪使合并也。蒸餅。湯餅。燭餅。鼈餅。金餅。索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細素雜記云。凡以麪爲食具。皆謂之餅。清來集之。倘湖樵書云。今俗以麥麪之線索而長者。曰麪。其圓塊而匾者。曰餅。考之古人。則皆謂餅也。漢張仲景傷寒論云。食以索餅。餅而云索。乃麪耳。此漢人以麪爲餅之一證也。知是錢氏爲條子麪者。確有依據也。傷寒脉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脉遲爲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

死。

今與王國作二而與此名王國。千
金翼作此爲錢曰徹讀爲撒。

汪脉遲爲寒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六七日反與黃芩湯者。

必其病初起便發厥而利至六七日陽氣回復乃乍發熱。

而利未止之時粗工不知但見其發熱下利誤認以爲太

少合病因與黃芩湯徹其熱徹即除也。又脉遲云云者是

申明除其熱之誤也。**成**除去也中胃氣也言邪氣太甚除

去胃氣胃欲引食自救故暴能食也。**柯**除中則中空無陽。

友見善食之狀俗云食祿將盡者是也。**程**對上文看則食

入必發熱可知矣必見下利厥逆發躁等證而死。上條脉

數此條脉遲是題中二眼目。

案金鑑云。傷寒脈遲六七日之下。當有厥而下利四字。

若無此四字。則非除中證矣。有此四字。始與下文反與黃芩湯之義相屬。此說頗有理。然而汪氏太明備。不必補厥而下利四字。而義自通矣。

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爲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

汪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陽回變熱。熱邪太過。而反汗

出咽中痛者。此熱傷上焦氣分也。其喉爲痺。痺者。閉也。此以解咽中痛甚。其喉必閉而不通。以厥陰經循喉嚨之後。

上入頑頬故也。又熱邪太過無汗而利不止便膿血者此
熱傷下焦血分也。熱邪泄於下則不干於上故云其喉不
痺或問中寒之邪緣何變熱余答云元氣有餘之人寒邪
不能深入纔著肌表即便發熱此傷寒也元氣不足之人
寒邪直中陰經不能發熱此中寒也寒中厥陰爲陰之極
陰極則陽生故發熱然亦當視其人之元氣何如若發熱
則自愈者元氣雖不足不至太虛故得愈也元氣太虛之
人不能發熱但厥而至於死者此真陽脫也有發熱而仍
厥者此陽氣雖復而不及全賴熱藥以扶之也有發熱而
至於喉痺便膿血如上證者此陽氣雖復而太過其力不